



Distr.
GENERAL

A/51/479
11 Octo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110(c)

人权问题: 人权情况和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莫里斯·丹比·科支索恩先生(加拿大)根据人权委员会1996年4月24日第1996/84号决议第13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7月24日第1996/287号决定编写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6/84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287号决定
编写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目录

	段 次	页 次
一、 导言	1 - 2	4
二、 特别代表的活动和资料来源	3 - 4	4
三、 人权情况的最近发展	5 - 34	5
A. 民主	5 - 7	5
B. 社会环境	8 - 9	5
C. 司法、法律、刑法措施	10 - 14	7
D. 亲戚受到压力	15 - 16	8
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外的暴力	17 - 20	9
F. 海外伊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情况	21 - 22	11
G. 巴哈教派的处境	23 - 27	11
H. 针对 Salman Rushdie的咨询意见	28 - 30	12
I. 囚犯资料	31 - 33	13
J. 战俘	34	13
四、 妇女地位	35 - 36	14
五、 特别代表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通信	37 - 39	14
六、 技术援助要求	40 - 41	17
七、 结论	42 - 43	17

目录(续)

	<u>段次</u>	<u>页次</u>
<u>附件</u>		
一、1996年4月23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给特别代表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人权情况的信		18
二、1996年7月1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给特别代表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人权情况的信		19
三、1996年7月29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给特别代表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人权情况的信		20
四、1996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伊朗和国际报纸 公布的处决资料		22

一、导言

1. 1996年3月,特别代表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伊朗境内人权情况的初次报告(E/CN.4/1996/59号)。特别代表指出,委员会于1984年第一次表明立场,许多方面仍然十分关切这个议题。特别代表指出,伊朗境内的人权正成为政治工具,目的不在于人权本身。他说,他的职责在于更加明确伊朗境内的人权情况,同时指出目前取得进展的领域和需要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领域。关于1996年2月他访问伊朗一事,特别代表说,这仅仅是开始,他盼望12个月内再度做一次更长的访问,以便更加了解伊朗,尤其想扩大接触范围和访问德黑兰以外的地方。

2. 特别代表认为,他的临时报告不必与他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重复。不过,有些地方他希望加以补充,以便说明这几个月期间有所发展的伊朗境内的人权情况,对目前的情况作出一些结论。

二、特别代表的活动和资料来源

3. 1996年2月9日至16日,特别代表访问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访问情况载于1996年4月16日特别代表亲自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初次报告(E/CN.4/1996/59)。1996年5月28日至31日和1996年8月26日至30日,特别代表返回日内瓦,以便进行一些协商,参加1996年5月28日至30日举行的特别报告员和特别代表、人权委员会工作组专家和主席的第三次会议,并起草提交大会的本临时报告。在日内瓦时,特别代表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事务中心的官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官员和几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行了协商。他也接见了对伊朗境内侵犯人权情况表示关心的人士。1996年9月2日和3日,特别代表在维也纳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交谈。

4. 为了完成任务,特别代表要求许多来源提供资料,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其它国家政府;伊朗内外的个别人士;非政府组织;传播媒介。在日内瓦,特别代

表约谈了几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包括大赦国际、国际冷神教联盟、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人权监测-中东、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教育发展会、伊朗保护人权联盟、伊朗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保护暴力受害者组织、伊朗人民大多数阵线组织。

三、人权情况的最近发展

A. 民主

5. 特别代表在1996年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说,1996年2月他访问伊朗时,正在进行普选,当他编写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时,他注意到许多控诉,其中涉及监护者理事会对候选人的批准过程。3月8日和4月19日分两轮举行选举,8个选区显然出现异常,导致监护者理事会宣布结果无效。这些选区目前在新的第五届伊斯兰议会内没有代表。许多观察员认为,这些选举是为明年的总统选举奠定基础。

6. 反对团体和其他人士对监护员理事会宣布这些选区的选举无效,提出了许多控诉。伊朗官方通讯机构共和国新闻社报道,伊斯法罕省省长曾经表示,希望不会废除这些选举。他说,该省选民的63%投了票,而上次伊斯兰议会,只有35%。他又说,选举的行政人员曾经同选举监督专员密切协作,以期确保“正常选举”。监护者理事会采取行动时指控,某些候选人使用反革命口号,作出“假承诺”,购买选票。据报导,伊朗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在欺诈的情况下才进行废除。最后,据报导,警察驱散了伊朗西北部Bonab市内对政府处理选举进行的示威,有些人遭杀害。

7. 特别代表希望在下次访问伊朗时,同伊朗的选举事务官员讨论这些控诉和问题。

B. 社会环境

8. 特别代表认为,许多现象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社会环境日益变得不容忍。伊朗和外国报纸报导说,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借口抵抗“社会腐败”和“堕

落西化”，从事了下列活动：

政府

(a) 据报导，有关当局关闭了几家报纸，并指控批评政府政策的出版物《Kiyān》的编辑人发表假新闻和“动摇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

(b) 开展新的电视节目“Hoviyat”（本体），显然目的在于将知识分子对象列为社会异端或外国间谍，一名编辑Ezzatollah Sanabi要求获得答辩权；

(c) 发动攻击，显然要把那些“反对神圣的伊斯兰制度的人”清除于大学门外；

(d) 有关当局解散那些抗议不容忍气氛的作家的非正式集会，同时威胁，如果再举行这些会议，就将这些人士逮捕。

非政府团体采取的行动

(e) 对电影院进行若干次冲击，这些攻击者抗议他们认为“违反伊斯兰和宗教价值”和“堕落的”电影。观众受伤事件有过一些报导；

(f) 强迫驱散私人的社交活动，有时候导致死亡；

(g) 破坏知名文艺工作者的追悼会；

(h) 破坏哲学家Abdol Karim Soroush等知名反对人士发表讲话的会议，他曾经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伊朗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

9. 特别代表十分关切这些发展情况，不仅因为其中某些是政府机构做的，还有些是非政府团体做的，但主要问题是政府当局拒绝进行干预。特别代表认为，政府必须带头阻止这些活动，为了表示有所承诺，应当积极加以谴责，然后应由政府派保安人员积极阻止这些事件。特别代表有意在下次访问伊朗时深入调查这些报导，并与伊朗当局讨论这些事件的影响。

C. 司法、法律、刑法措施

10. 特别代表1996年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提到有关伊斯兰法的任意和预防处罚可能进行改革(E/CN.4/1996/59,第42至50段)。据新闻报导,新的规定从1996年7月9日开始生效。此外,按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67条,伊斯兰法的处罚只作为法官的参考。特别代表高度优先重视在第二次访问该国时与其他伊朗司法官员见面,充分讨论这些新的规定和一般的伊斯兰法处罚规则。

11. 同时,特别代表按照他收到的最佳资料指出,伊朗的惩罚制度变得更为严厉。

12. 根据伊朗和国际报纸发表的新闻,1996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至少66人被处死。这个数字大大超过1995年特别代表提到的50人(E/CN.4/1996/59,第46段)。据报道,被处死者之中,30人被绞死,2人被石头打死。2人在鞭笞后被处死。至少有13宗公开处死。32人因一般刑事罪(暗杀;蓄意谋杀、武装抢劫、绑架等)被判处死;11人属于贩毒罪;5人属于蓄意谋杀、通奸和伤风败俗罪;13人属于扩大人间腐化罪和建立道德腐化中心罪;5人因属于武装反对派和间谍进行活动被判有罪。附件四载有伊朗和国际报纸报道的案件。

13. 特别代表特别注意到:

(a) 1996年7月28日Rahman Radjabi Hamvand先生被处死。1996年2月,当他在德黑兰时,特别代表要求有关这个人的资料,并于1996年5月7日和7月19日发出两封信,其中要求伊朗政府确保这个人能够充分利用所有国际承认的保障程序(见下文第37(c)和(e)段以及E/CN.4/1996/59,第86(b)段);

(b) 1996年6月22日Mehrdad Kalany先生除其它外,主要由于“同Galindo Pohl先生和陪伴的代表团见面和谈话”而被判死刑。1996年6月11日特别代表写信提醒伊朗政府注意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代表和报告员的事实调查团的职责范围,并提到人权委员会第1996/70号决议(见下文第37(d)段)。1996年8月9日,特别代表再度写信

给伊朗政府,其中要求详细了解 Kalany先生的审判和处决情况(见下文第37 (g)段)。伊朗政府对于这些来信没有作出回答。也应当提到的是,特别代表收到了Kalany先生1996年3月底从德黑兰Evin监狱写来的信。Kalany先生在信中提到他在 Evin监狱中的Asayeshgah区坐独身监的情况。

(c) 1996年6月22日农业工程师兼伊朗少数民族阵线组织成员Ahmed Bakhtiari先生被处决。特别代表在1996年2月13日访问德黑兰 Evin监狱期间曾同Bakhtiari先生会面(见E/CN.4/1996/59,第97(b)和98至100段)。

14. 特别代表在1996年2月访问伊朗期间,要求伊朗政府就伊朗历1373年开始以来的处决数目提供官方资料。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答复特别代表有关该国全国统计数字的要求,不过提供了有关1995年期间德黑兰省因贩毒罪而处死的人的资料(见E/CN.4/1996/59,第47段)。

D. 亲戚受到压力

15. 特别代表收到了一些报告,内容涉及住在国外的政治异议者或同情者在伊朗的亲戚受到骚扰或恐吓。其中包括下列案件:

(a) 据报道,著名的伊朗歌唱家Marzieh(72岁)1994年离开伊朗之后,她在德黑兰的女儿受到骚扰,她的儿子据说1996年6月在伦敦的Marzieh演唱会上被政府引诱当众制造事件,声称他的母亲是反对派的俘虏;

(b) 前大学教授兼Mazandaran省Ramsar市退休公务员Ashrafossadat Mir-Hosseini夫人(58岁)据说1996年4月6日在Ramsar市由于她姐妹的活动而被捕,Akaram Mir-Hosseini女士是伊朗民主妇女阵线(在法国登记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主席兼创办人。特别代表得知Ashrafossadat Mir-Hosseini夫人据说从来没有在伊朗境内进行政治活动,但是,过去四年期间,由于她姐妹在法国的活动,伊朗公安局特务多次盘问她。1996年4月19日,特别代表呼吁伊朗政府确保,如果这个人继续受到监禁,她可以充分利用所有国际承认的保障程序(见下文第37 (a)段);

(c) 据报道,1995年12月伊朗歌剧演员Mohammad Taghaddossi的一位亲戚在德黑兰机场被捕,被迫要求这位歌剧演员停止在海外为一个反对派表演;

(d) Abbas Minachi Moghaddam先生在伊朗的亲戚被通知,他被关在伊朗以外属于反对派的监狱里。Minachi Moghaddam先生1996年8月27日在日内瓦见到了特别代表,否认坐牢说法。

16. 住在欧洲国家内的其他伊朗难民对特别代表说,他们目前接到在伊朗的亲戚打来的电话,促请他们放弃有利于反对派的活动,或者返回伊朗。按照这些证词,这些亲戚的声音和说话暗示,他们正在受到监视或按写好的内容宣读。

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外的暴力

17. 特别代表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说,他已经收到的统计数字指出,对伊朗境外伊朗人的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仍然有增无减。他提到了关于最近的具体案件。根据特别代表最近收到的资料,这种趋势正在继续。特别代表再度表示关切这种趋势,下次访问伊朗时会向伊朗官员提到这个问题。

18. 特别代表注意到下列案件:

(a) 1996年5月底,前伊朗国王政府副教育部长Reza Mazlouman博士在巴黎被暗杀;

(b) 1996年3月7日路透社报道,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Hamed Reza Rahmani当天在巴格达被机枪射杀;

(c) 1996年3月18日路透社新闻引述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声明,四名成员当天在伊拉克北部Erbil市附近的村庄被射死,姓名是Osman Rahimi、Taher Azizi、Hassan Ebrahimzadeh、Faramarz Keshavarz;

(d) 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代表通知特别代表说,1996年4月21日,伊朗政府的特务进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Sulaymaniyah省的伊朗库尔德人Bainjan难民营。一人被难民营警卫抓住,说他们是伊朗情报部派来的特务,目的在于对伊朗难民采取行

动；

(e) 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代表也报道说,1996年7月27日,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战斗部队攻击了该党的基地和伊拉克 Koy-Sandjak、Hermutah镇的难民营,杀死了2名伊拉克妇女,破坏了400个帐篷和Azadi医院,强迫1 500名伊拉克库尔德难民撤向Erbil。四天之后,伊朗部队撤离了。其它消息来源指出,这些攻击是为了报复该党对伊朗西部Kargar Olia村的攻击,当时有些伊朗军队和民主党战士被杀死；

(f) 根据报道,1996年3月4日,2名逊尼派教士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谋杀。Abdol-Malek Mollahzadeh(45岁)和Abdol-Nasser Jamshid-Zehi(25岁)在卡拉奇的Liari区被四人射死。

19. 此外,关于目前进行的领土外暴力事件,也有些发展:

(a) 1996年3月,据新闻报道,德国 Karlsruhe联邦法院发了传票,要逮捕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一名部长Ali Fallahian,因为牵连到1992年9月四名伊朗库尔德异议分子在柏林被暗杀,就是所谓的“Mykonos事件”；

(b) 特别代表收到了政府检察官有关Zahra Rajabi和 Abdul-ali Moradi被暗杀的案件土耳其文附译本的报告。该报告坚称这些暗杀案件与伊斯兰共和国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之间的关系；

(c) 1996年7月15日来自罗马有关1993年Mohammad Hussein Naghdi(伊朗反对派分子)被暗杀案件的美联社报道说,法官已经推迟有关决定2名阿尔及利亚人和1名伊朗人是否应当为谋杀而受审的听讯。受害者亲戚的律师据说已经促请意大利当局将第四人(“外交豁免权可以免受起诉的伊朗人”)绳之以法。

20. 按照报纸的报道,1996年3月,比利时安特卫普警察拦截了伊朗船上的一批武器。根据报道,警察调查员发现了一颗迫击炮弹和能够运载125公斤爆炸物、射程达650米的一架迫击炮。报道说,伊朗境内已经制造大约20颗这样的迫击炮弹;这是已经发现的第二颗。据说,目标是伊朗反对派设在巴黎的防守严密的总部。

F. 海外伊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情况

21. 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说,1995年期间,难民专员办事处承认的40名难民申请者从土耳其被驱逐回伊朗。此外,至少14名寻求庇护的伊朗人没有机会经过难民专员办事处的难民确定程序,后来也被驱回。据报道,1996年头八个月期间,8名伊朗难民被赶回伊朗(见下文有关 Kavoussi 先生案件的第37(b)段)。

22. 特别代表目前特别注意这件事,同时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不符合正式国内规定的人均不应当导致驱逐或驱回。

G. 巴哈教派的处境

23.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有关严重侵犯伊朗境内巴哈教派人权和歧视巴哈教派成员的报告。

24. 根据收到的资料,9名巴哈人由于信仰而继续被关在伊朗监狱中,其中包括 Bihnam Mithaqi 先生和 kayvan Khalajabadi 先生。1996年2月特别代表在Evin监狱中访问了他们。特别代表得知,1996年2月18日访问之后,最高法院确认了对他们的死刑,同时传达了这个消息给伊斯兰革命法院。他们写信给检察总长,要求取消判决。没有处理对Ramidan' Ali Dhulfaqari的变节指控。另外一名被控变节的 Dhabihu' llah Mahrami 的情况仍然不明朗,因为民事法院还没有颁布新的罪名(E/CN.4/1996/59,第70和71段)。特别代表最近得知,Musa Talibi 先生已经被伊斯兰革命法院以变节罪名判处死刑。以前,他曾经由于巴哈教派的成员身份而被判处一年半徒刑。不过,公共检察官的助理反对减轻徒刑,助理说,没有考虑到他是变节者这个事实。Talibi 先生已经上诉要求取消死刑,他的案件目前提交最高法院。另外一名巴哈教徒Bakhshullah Mithaqi 先生1996年8月刑期已满,但仍然被关在监狱中。

25. 伊朗法院制度下巴哈教徒受歧视情况继续有所报道。关于一名巴哈教徒的车祸死亡案件,Qazavi 省 Ray 市公共法院第二庭的官员在1996年1月28日的判决中

说,虽然汽车驾驶有过失杀人罪,但是,由于受害者属于巴哈教派,受害者的亲戚没有资格获得赔偿。被告却被判付款给政府基金。判决据说根据“伊斯兰法理和Tahriru' l-Vasilih第559页第31节、《伊斯兰刑法》第297条,规定只有穆斯林受害者才有资格获得血钱”。1996年3月Ashtiyan法院有一项判决,被谋杀的巴哈教徒的亲戚没有资格获得金钱赔偿,“因为按照他的父亲和他工作地区的人士声明以及他的身份证,受害者是巴哈教徒”。不过,按照《伊斯兰刑法》第207条,被告被判了三年徒刑。

26. 特别代表得知,在Yazd属于巴哈教徒的私人财产仍然被没收;伊朗的大学仍然不接受巴哈教徒学生;被开除的巴哈教徒仍然没有养恤金权利。1995年期间,全国巴哈教徒财产被没收案件超过150宗。最近,巴哈青年不许进入高中四年级,而以前可以这样做。

27. 特别代表深为关切地注意到报纸报道说,1996年5月14日,教长Yazdi宣称,“虽然伊朗境内少数民族教徒充分享有权利和自由,但是,巴哈教不是宗教,而是有组织的间谍网”。特别代表重申,只有伊朗当局大力改变对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巴哈教徒的态度,他们的情况才会改善。

H. 针对 Salman Rushdie的咨询意见

28. 特别代表理解到,欧洲联盟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他说,根据新闻报道,伊斯兰共和国的高级政府官员曾经宣布,政府本身不会采取步骤执行已故教长霍梅尼的咨询意见。他也理解到仍然存在重大的问题,例如有关这个问题的谅解建议具体列入咨询意见的问题。

29. 特别代表也注意到法新社的报道说,1996年4月21日教长Yazdi宣称,“这个咨询意见联系所有穆斯林,适当时将予以采用。咨询意见将用于处理Rushdie事件。我们不会为谈判所限或为某国所迫。咨询意见带来责任给每个穆斯林个人、而非国家”。

30. 特别代表1996年2月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明确谴责对Rushdie先生生命的威胁。

I. 囚犯资料

31. 特别代表接到报告说,1996年7月初,儿童时期从伊朗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并任长老会牧师圣职的 Shahram Sepehri-Fard 被捕,并显然以可能参与间谍和通奸活动而受到盘问。又据报道,1996年8月10日,德黑兰的军事法庭认为Sepehri-Fard 先生无罪,就要获释。

32. 特别代表收到报告说,另外一名教士于1996年2月被捕,就是以前多次被捕的大教长Yaqoubodin Rastaghari。后来,特别代表收到了有关6月更多人被拘留的报告。提到的名字是:Seyyed Mehdi Shirazi,大教长Mohammad Shirazi的儿子;Ali al-Rumaisai、Sheik Hussain Dhaakeri和Sheikh Azizollah Hassani,三人都是Mohammad Shirazi大教长的工作人员。

33. 后来,特别代表收到的报告说,1996年8月,1995年底和1996年初被捕的10名教士及其支持者已经释放。获释者的名字是:Hujjatol Islam wal Muslimin Hassani;Hujjatol Islam Sheikh Hussain Dhaakeri; Hujjatol Islam Sayyed Abbaas Moosawi; Hujjatol Islam Sheikh Jafar Ghani;Jalal Aakhoond;Ahmed Aakhoond;Ayaad Foojeyan;Hujjatol Islam wal Muslimin Sheikh Abdol Rahman al-Haa'eri;Hujjatol Islam wal Muslimin Seyyed Abdol Rassol Moosawi和 Hujjatol Islam Sheikh Muhammed Ali Ma'ash。

J. 战 俘

34. 最近,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互相指控对方说,两国之间停火八年之后,对方仍然拘留战俘。1996年5月26日,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社报道说,伊朗战俘特别委员会领导曾经说过,伊朗同伊拉克去年曾经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四轮

会谈。他说,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因为伊拉克代表团没有权力所以没有实际措施去执行协议”。他表示希望,“第五轮会谈会解决问题”。后来,一名伊朗官员说,大约700名伊朗战俘仍然被关在伊拉克。1996年7月4日,伊拉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发表了新闻稿说,“伊朗目前拘留2万多名伊拉克战俘,大约6万名失踪的伊拉克人仍然下落不明”。新闻稿说,1990年8月,伊拉克实现了承诺,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释放了全体战俘,但拒绝返回伊朗者除外。新闻稿继续说,“伊朗仍然拘留伊拉克战俘”。第二天,一名伊朗官员重申,700名伊朗战俘仍然被关在伊拉克,这批战俘同其余的伊朗战俘被分开,后来转到其它拘留营。

四、妇女地位

35. 特别代表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报道了1996年2月他访问伊朗期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情况(E/CN.4/1996/59,第58至64段)。他摘要叙述了有关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妇女地位目前进行的辩论。他说,目前正在积极讨论妇女地位有所改善的某些领域,尽管不一定在政府政策一级。他指出,根据其中某些讨论,政府仍然有余地作出改革,同时不必认为这些改革侵犯宗教信仰。最后,特别代表说,他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妇女地位的确在许多方面同男子不平等,改革工作的领导作用必须来自政治精英分子。

36. 该报告之后,特别代表注意到许多事件。进一步调查、尤其是同伊朗政治精英分子和伊朗妇女的讨论属于特别代表下次访问伊朗时的高度优先议程项目。

五、特别代表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通信

37. 特别代表写了下列信函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a) 1996年4月19日的信,其中要求有关1996年4月6日Ashrafossadat Mir-Hosseini夫人在Ramsar市被捕的资料,据说因为与她的姐妹 Akram

Mir-Hosseini夫人(伊朗民主妇女阵线的主席和创办人)的活动有关连(见上文第15(b)段)。特别代表要求该国政府确保,如果继续拘留这个人,她应可充分利用所有国际承认的保障程序;

(b) 1996年5月7日的信,要求了解伊朗全国抵抗理事会的同情者Mehrddad Kavoussi先生的法律地位和下落,。他曾经在土耳其境内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登记为寻求庇护者,1996年4月25日被土耳其当局驱逐到伊朗。特别代表要求伊朗政府,如果这个人在拘留中,他应充分利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规定的全部保障程序,包括获得法律援助、防止虐待或酷刑。1996年7月1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回信说,1996年6月17日,Kavoussi先生用他要求的伊朗护照从德黑兰到土耳其(信函内容见附件二)。后来,1996年8月27日,Kavoussi先生同特别代表在日内瓦见了面;

(c) 同日(1996年5月7日)另外一封信要求了解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员Rahnam Radjabi Hamvand先生的现况,他被关在Orumiyeh的Darya监狱,被判死刑(见上文第13段(a)和E/CN.4/1996/59,第86(b)段)。特别代表要求该国政府确保,允许他充分利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1984年5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

施”的第1984/50号决议规定的所有保障程序。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这个人的审判源自某人同他有私怨,但后来撤消了控诉。据称,Rahnam Radjabi Hamvand先生没有从事暗杀(见下文第37(e)段);

(d) 1996年6月11日有关Ali-Akbar的儿子、也是伊朗全国抵抗理事会的同情者的Mehrddad Kalany先生的信说,他被捕是由于1990年1月22日在德黑兰同特别代表的前任Reynaldo Galindo Pohl先生见了面,见面之后离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时被捕(见上文第13(b)段)。1993年1月,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法院第二分庭判他死刑。罪名包括“同Galindo Pohl先生和相关代表团见面和谈话”。特别代表提醒该国政府注意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代表的事实调查团的职权范围,同时提到1996年4月23日人权委员会第1996/70号决议,其中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的

行动恐吓或报复打击那些设法同或已经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进行合作、或向他们提供见证或情报的人。特别代表请该国政府作为优先事项调查这种情况(见下文第37(g)段);

(e) 1996年7月19日有关Rahnam Radjavi Hamvand先生的另外一封信。当发出这封信时,特别代表得知,大赦理事会拒绝了 Radjavi先生的赦免要求。后来,特别代表得知,1996年7月28日,这个人在 Orumiyeh监狱内被处死(见上文第37(a)段);

(f) 1996年7月24日有关三名伊朗公民(Hedayatollah Zendedel、Abolghasem Majd-Abkahi、Alireza Yazdanshenas)据说被处死的信(E/CN.4/1996/59,第29(c)、33和98段)。特别代表要求了解对这些人的判决内容,同时要求该国政府确保他们能够利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14、15条规定的所有保障程序以及1984年5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4/50号决议附件的保障4至8;

(g) 1996年8月9日有关Mehrddad Kalany先生的另外一封信。他要求了解伊朗刑法有关判决的具体条款;Kalany先生判决的正确罪名;伊朗司法有关审判程序的条款和上诉的可能性。后来,特别代表得知,1996年6月22日Kalany先生在德黑兰的Evin监狱内被处死(见上文第37(b)段)。

38. 1996年8月9日,特别代表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联合写信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Ali Akbar Velayati先生,就有关酷刑问题提出紧急呼吁。其中呼吁伊朗政府确保,不再对被判犯罪的人进行截肢或其它体刑。1996年7月25日,教长Moghtadai据说宣布,将恢复对小偷截肢,以免犯罪日益增加。按照新的政策,会割断初犯右手的4根手指。对再度偷窃的犯人,会割掉左脚脚指。国家检察长宣布之后不久,据报道,在德黑兰已将多次偷窃的6名犯人切断手指。在本报告编写时,伊朗当局通知特别代表,1996年7月25日伊朗报纸的报导翻译不正确。

3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给特别代表写了日期为1996年4月23日、7月11日、7月29日的三封信,这些信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一、二、三。1996年4月23日的信涉及1996年2月13日特别代表在Evin监狱内访问二名伊朗巴

哈教徒(见E/CN.4/1996/59,第70、97(a)和98至100段)。1996年7月11日的信涉及 Mehrdad Kavoussi 先生。最后,1996年7月29日的信提到前特别代表Reynaldo Galindo Pohl先生以前的报告所载的囚犯名单。

六、技术援助要求

4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1996年6月10日的信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事务中心提供伊朗境内监狱制度和法官培训领域的技术援助,以及提供有关目前伊朗妇女问题的咨询服务给非政府组织网。该中心回答说,正在审查所有计划的技术合作活动,同时要考虑目前的人力财力资源。一旦最后决定这个进程,该中心可以更积极响应伊朗政府的要求。1996年8月7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写给特别代表的信要求他帮助获得这种技术援助。

41. 特别代表注意到这项要求,决定询问维也纳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他得知,维也纳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也要求该处提供技术援助。特别代表认为,应当欢迎这些要求,他将强烈建议,这两个机构应当以协调一致的方式给予这些要求有利考虑。

七、结 论

42. 从本报告可以看到,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指出,自他今年初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以来,伊朗境内的人权情况可能恶化了。尤其是,如果同伊朗当局讨论后证实的话,他认为处决、社会环境、犯人惩罚方面的发展情况显然证明,人权文化有待建立。

43. 不过,出现了上文提到的技术援助要求等一些可喜的现象。特别代表决定继续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局进行对话,已经要求1996年12月访问伊朗。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伊朗当局向他提供的合作是可喜的现象,相信这种合作精神会继续下去。

附件一

1996年4月23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给特别代表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信

关于最近有关Kayvan Khalajabadi先生和 Bihnam Mithaqi先生下落的报告,我希望提请你注意,死刑尚未确定。被告有可能追诉。按照普通法院第31条规定,被告或其律师有资格要求另行审查。法律允许的时间以内可以援引本条,以便取消总检察长的判决,由另外的法院重新审查本案。如果重新审查本案之后再度确认判决,被告可以透过大赦理事会寻求赦免。

到此刻为止,被告或其律师没有要求按照前面的规定重新审查本案。

常驻代表

Sirous Nasserri (签名)

附件二

1996年7月11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给特别代表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信

关于Mehrdad Kavousi先生(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前成员),提出了一些问题。目前,请注意来自德黑兰的下列资料:

他已被驱出土耳其。他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后,要求一本护照,后来发给他了。然后,1996年6月17日,他乘伊朗航空第719次航班,离开德黑兰前往土耳其。他说,他希望透过联合国土耳其办事处,争取释放人民圣战者组织扣留在伊拉克境内的他的妻子。

常驻代表

Sirous Nasserri(签名)

附件三

1996年7月29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给特别代表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信

我希望把德黑兰送来的下列资料提供给你。

1. Hossien ESHRAGHI: 他是自由的, 没有任何司法问题。
2. Ali-Reza SADEGHI: 由于缺乏个人资料, 包括关键的身份资料, 有关当局无法找到他。
3. Mahmoud MOTTAHEDDIN: 他由于违反国家安全罪而被捕。经过适当法律程序之后, 他被判15年徒刑。后来, 他获得赦免, 1992年2月10日获得释放。
4. Ali ABADI: 1982年9月18日他由于同恐怖组织FADAIE KHALGH进行合作罪而被捕。经过审判之后, 他被判坐牢40天。期满之后获得释放。
5. Abbas ZABOLI: 他由于违反国家安全罪而被捕。经过适当法律程序之后, 法院认为他有罪, 判了12年徒刑。1992年4月6日, 他获得赦免, 后来被释放了。
6. Mowlavi Ahmad SAYYAD: 他死在公共汽车站。法医部证实, 他由于心脏停止而死亡。
7. Feraydoun NAJAFI: 他由于违反国家安全罪而被捕。经过适当法律程序之后, 法院认为他有罪, 判了15年徒刑。不过, 他后来获得赦免, 1992年12月9日被释放了。
8. Fatemeh ESHRAGHI: 她由于违反国家安全罪而被捕。经过适当法律程序之后, 她被判5年徒刑。去年期满之后获得释放。
9. Farhad JAVIDAN: 他由于从事争情货品买卖而被捕。法院判他坐牢20天。期满之后, 1993年10月14日获得释放。
10. Zahra RAJABI和Abdol-Ali MORAD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同这两人的死

亡有关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应当提到,恐怖组织MKO一直设法将众所周知的内部肃清政策加罪给别人。

常驻代表

Sirous Nasseri (签名)

附件四

1996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 伊朗和国际报纸公布的处决资料

1996年1月初,据报道,被判武装抢劫、绑架、走私罪的七人在Kerman被处死。他们的姓名是:Mansour Afzaly, Mohammad Ali之子(24岁); Modjtaba Hadj Mir Alikhany, Mohammad之子(23岁); Akbar Khdjeh-Pour, Abbasse之子(28岁); Hossein Izad-Panah; Ali Reza Sabahi, Mohammad之子; Ahmad Nourediny, Seyfollah之子; 以及Ali Abbassi, Mohammad之子。由于暗杀罪,经过30次鞭笞之后,在Saveh的Felestine广场,当众被绞死。

1996年3月初, Mostafa Tondro Somesaraie(43岁)、Amrollah Jaafari(30岁)由于蓄意谋杀罪而在Karaj被处死。受害者的亲戚当场观看这些人被处死。另外一人Bahram Shamsy(Ali Osat之子)由于被判蓄意谋杀罪,在Shaheen-Deje当众被绞死。1996年3月12日, Mohammad Reza Taban由于谋杀和武装抢劫罪在Fasa当众被绞死。

1996年4月初, Jamshid Yadollahi (Manouchehr之子) 由于武装抢劫罪, 在Sarvestan当众被绞死。1996年4月10日, 库尔德反对集团Komala份子Mustafa Ghaderi、Salim Sabernia被处死。1996年4月22日, 一人由于参与武装攻击Dezful的一家银行, 在这家银行前面绞死。他的尸体公开示众22个小时。1996年4月, Fath Ali Saberi由于有伤风化和通奸罪, 在德黑兰被绞死。另外一人Asghar Rostami Zadeh由于谋杀和武装抢劫罪, 在Shiraz被绞死。受害者的亲戚在Vali-Asr广场观看处死。

1996年5月初, 二人由于贩毒罪在Bijand被绞死。另外二人Abdolreza Tappeh-Kaboudi(Ali之子)、Djahangarde Nemati由于暗杀罪在Kermanshah当众被绞死。

1996年5月18日,五人由于暗杀和武装抢劫罪,在Tabriz被绞死。他们的姓名是: Mohammad Reza Charifi(21岁); Jaafar Faradjpour(21岁); Davar Mardani(23岁); Ali Reza Nikdjah(21岁); Reza Bahreini(21岁)。1996年5月20日,另外二人 Mohammed Gholi、Habibollah Mohammadi由于暗杀罪在Shiraz被绞死, Khodaverdy Yousofzadeh也由于蓄意谋杀罪,在Harisse被绞死。

1996年6月8日, Khalil Qasem Zahed Tehrani、Mostafa Firoozi、Mohammad Proozi由于暗杀、绑架、恐吓别人和性攻击妇女罪,在Mashhad的Ferdowsi广场当众被绞死。在处死之前, Tehrani挨了144次鞭笞。

1996年6月22日,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 Mehrdad Kalani被处死。他是在1994年初被判死刑。同日,伊朗少数民主阵线组织成员 Ahmad Bakhtari也被处死,他是于1993年1月被判死刑。

1996年6月, Chahine Soltan-Moradi女士和 Mohammad Ali Hemati先生由于蓄意谋杀和通奸罪在Orumiyeh市被石头打死。另外一男一女由于蓄意谋杀 Akbar Hamidi和通奸罪在Shiraz被绞死。被控蓄意谋杀的另外两人 Aref Lofti、Reza Yaghoobi在Zarinshahr被处死。1996年6月,伊斯兰托钵教派的12名成员由于成立道德腐败中心罪在Hamedan被处死,一名陆军上校由于为伊拉克当间谍而被处死。

1996年7月21日, Akbar Esmaili(28岁)由于1992年在日本杀死一名同胞之后经过法院判处死刑,在德黑兰的Qasr监狱被绞死。日本曾经引渡他。被控谋杀的其他两人 Mohammad Golabi(33岁)、Ali Naghie(41岁)也因不同案件在监狱内被绞死。

1996年7月,称为“Behzad Baba Arbab”的穆罕默德之子 Ali Reza Zargham由于叛乱和腐败罪,在Shiraz被绞死; 7人由于属于跨界运输五吨毒品的贩毒集团的成员,在德黑兰被处死。他们的姓名是: Lezgin Jahangiri, Bayg之子; Mohammad Rastegar Moqaddam, Ali之子; Khorshid Mokarrami, Jafar之子; Mohammad Saleh Nemati, Mozafar之子; Qader Arjomandi, Ramezan之子; Hossein Tarani, Rasool之子; Mehdi Khanbashi, Esmail之子。

8月,二名伊朗男子在Shiraz被绞死。伊斯兰革命法院认为他们犯了谋杀和贩毒罪。其中一人在犯罪地点被绞死,另外一人在Adel监狱内被处死。他们于7月被捕,带有419公斤的鸦片。
